

我的幸福谁当家

周喜俊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我的幸福
谁当家

周喜俊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幸福谁当家 / 周喜俊著.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45-4835-6

I. ①我…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2183号

书 名 我的幸福谁当家

作 者 周喜俊

策 划 王斌贤 郝建国

责任编辑 郝建东 刘书芳

装帧设计 于 越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4835-6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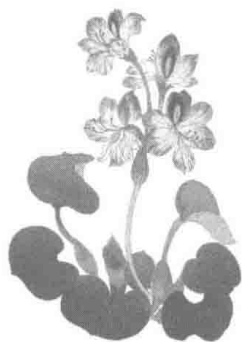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 | | | |
|-----|----|-----|----|
| 001 | 序曲 | 062 | 看戏 |
| 007 | 启蒙 | 069 | 接班 |
| 011 | 画像 | 074 | 失意 |
| 016 | 心愿 | 078 | 支招 |
| 021 | 动员 | 082 | 噩梦 |
| 027 | 闷雷 | 088 | 求援 |
| 031 | 暗恋 | 095 | 约会 |
| 037 | 保媒 | 101 | 逃婚 |
| 041 | 寻觅 | 108 | 救火 |
| 045 | 相亲 | 111 | 逼婚 |
| 051 | 搅局 | 116 | 巧遇 |
| 057 | 梦想 | 121 | 心死 |



125 出嫁
132 失踪
136 刺激
142 较量
147 印章
152 立誓
158 当选
164 请客
170 谋划
177 计策
183 喜事
189 霉运
197 寿礼
204 孕育
211 讨论
217 仁爱
222 升天
228 祝福
233 通报
239 丧事
245 受孕
251 保胎
257 举报



262 撤职
266 送别
271 分地
276 真相
283 育树
289 寻觅
295 接力
301 发现
307 倾诉
312 拜师
317 牙疼
324 入狱
329 参观
335 圆梦
341 提速
后 记

序 曲

金山峪的秋天可以说处于沸腾的状态。

用“沸腾”表达秋景似乎有些夸张，但只要身临其境，就会感到此外再找不到任何更合适的词汇。

金山峪不是一个自然村，而是以华北地区的王家峪为轴心，联合周围黄家峪、马家峪、杨家峪、霍家峪、曹家峪、柿子岭、杏花沟、桃花岗、九龙湾十个山区村庄组成的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秋分时节，风和日丽，瓜果飘香，漫山遍野一派丰收景象。站在王家峪最高的山峰孔雀岭上，举目四望，漫山遍野，赤橙黄绿青蓝紫。波光潋滟的孔雀湖水库和山中一座座造型美观的蓄水池，像一面面别致的镜子，与村庄内一排排红顶白墙的农家别墅遥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极具震撼力的“中国特色农村现代风景画”。

凑巧的是，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设立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与始于唐朝初年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秋节”，好像一对孪生姐妹相继登场，让农民兴奋不已。如今正是收获的大忙季节，农民不可能跟城里人一样放假休息，他们用忙碌的秋收表达着内心满满的喜悦，用辛勤的耕耘播种着新的希冀。

这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节日过后，紧接着就是国庆节。这是城里人旅游度假的旺季。有着红色旅游、绿色旅游之美的金山峪本已游人如织，又逢全

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春城县召开，金山峪被指定为分会场。县城的大会刚结束，大批游客便接踵而至，每天的客流量成倍猛增。“农家宾馆”户户游客爆满，连四邻八乡的“农家乐”也达到食宿饱和状态。

各种果实都丰收了，下果子大多是妇女们的活儿。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格外热闹。大小车辆来来往往，满载丰收果实的车队从四处飘香的山村驶往城市，带着清香的新鲜果蔬进入市民家庭的同时，也在城乡之间搭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连心桥。

城市里的青年人也凑热闹，趁着假期，成双成对到金山峪来拍婚纱照。孔雀岭下的“恋人石”是拍婚纱照的必选之地，每天都有不少的男男女女排着长队在这里候场，最多时有五六十对。除此之外，山上挂满枝头的红枣、核桃、苹果、柿子，农场里各种有机蔬菜，树林里散养的鸡，池塘里成群的鸭，牧场里吃草的牛羊，田野里金黄的稻谷、火红的高粱、雪白的棉花，都成了年轻人拍婚纱照的背景。

村里的老人们瞅着这些欣喜若狂的青年人，满脸欣喜地自语着：“世道变了，过去农村人结婚，能到县城照相馆拍张二寸黑白相片就了不起了。现在城里的年轻人，大老远的都跑到咱这里来拍婚纱照。做梦也没想到，过去咱这有名的‘死人坑’，如今也成了香饽饽。”

王家峪的老村主任宋志明，年近八旬，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虽然早已退休，却闲不住，自从村里发展旅游业，便自愿当起了义务导游和讲解员。

宋志明在孔雀岭下转悠，看到一对外国青年，女的举着照相机拍照，男的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包录像，两个人配合得相当默契。凭直觉，他感到这两个青年不是一般游客，便主动走上前和他们搭讪：“你们是哪个国家的？第一次来中国旅游吗？”

两个年轻人只顾忙自己的事，冲他礼貌地点点头，并没有答话。

宋志明以为他们听不懂中国话，眼睛四处逡摸，正想招呼个大学生志愿者来做翻译，那个外国姑娘从山坡上下来了。她走到宋志明面前，歉意地深鞠一躬说：“对不起！我们刚才忙着抢拍镜头，没有顾上回答您的问题。”

宋志明好奇地问：“你们懂中国话呀？”

姑娘笑了，用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我们来自加拿大，我的中国名字叫白云娜，他是我男朋友，叫金龙飞，我们在中国留学三年，对中国农村问题很感兴趣，到这里来搞田野调查，为写毕业论文做准备。”

宋志明一听是加拿大人，心里格外亲切。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为救治八路军伤员献出了宝贵生命。现在，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到了金山峪，这可不能怠慢。他热情地说：“你们到了这里，就是到家了，需要啥就说话。我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王家峪的历史我最清楚，村里人都说我是活档案。”

白云娜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有问题正好向您请教。经常听人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已逐渐消亡，青年人都进城打工去了，农村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土地荒芜，吃粮要靠国外进口，要想解决农村问题，只有让所有农民进城。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可在金山峪，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勃勃生机，还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三农’问题的？”

宋志明说：“要想解决乡村振兴问题，我想得具备‘四个一’。”

白云娜不解地问：“什么是‘四个一’？”

宋志明扳着手指头说：“一个敢想敢干的带头人，一个团结干事的好班子，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还要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科学规划。不能整天烙大饼。”

金龙飞用不太标准的汉语问：“烙大饼是啥意思？”

这个外国青年满脸懵懂的样子把宋志明逗乐了，他连比画带解释：“就是说，不能像烙饼一样翻过来倒过去地折腾，得有一竿子插到底的韧劲儿。当家人也不能换来换去，没有总体设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肯定搞不好。你们挨个调查一下就会知道，中国发展好的农村，模式有好多相同的地方，带头人是最关键的，上边政策再好，也要靠人实施。金山峪的发展模式，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经历过很多曲折。”

白云娜问：“你们村现在有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没有？”

宋志明自豪地回答：“别说我们村没有出去打工的，周围十里八乡都没有，过去在外边打工的，也早就回来了。在自己家门口守着老婆孩子能挣钱，谁到外边去受罪呀？倒是有不少大学生节假日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打工。”

金龙飞更疑惑了：“大学生到你们这里打工？”

宋志明点点头：“按现在时髦的话，就是来当志愿者。”

白云娜问：“志愿者有工资吗？”

宋志明说：“没有工资，管吃管住，发点儿生活补贴。另外为他们建立服务档案，毕业后愿意来这里工作的，可以优先享受包括住房在内的十几项福利政策。有些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只要和公司签订一份毕业后来金山峪工作的协议，就能预支资金完成学业，上班后再从工资里逐年扣除。”

金龙飞满脸惊羨：“还有这样的好事？”

宋志明说：“有哇，都实施好多年了，我们靠这些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呢。村里的农耕文化博物馆、民俗文化博物馆、现代农业科技馆、王家峪村史馆的讲解员和各旅游景点的导游都是签了协议的大学生，果品公司、蔬菜农场、养殖基地的负责人都是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白云娜更吃惊了：“你们这里还有硕士、博士？”

宋志明说：“当然有了，田水生的儿子就是农学专业博士，还在美国留过学哩。他媳妇也是博士，小两口毕业后就回村里来了。王家峪的有机蔬菜农场，就是这对小夫妻创办起来的。他们种的蔬菜早就占领城市的超市和社区了，生意火得很。田水生从他儿子儿媳身上受到了启发，经常和大家说，农村要想实现永续发展，就得不断吸收高层次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白云娜啧啧称赞：“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农村，太让人振奋了！这与我们以往听到的‘中国农村消亡论’完全不同！”

宋志明说：“人活着就得吃饭，农民不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靠外国进

口粮食？那不是亡国奴论调吗？国务院为啥要批准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是要鼓励农民多种粮食，让农村健康发展，中国农村怎么可能消亡呢？”

金龙飞拍拍自己的录像机，激动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我们已通过网络平台，把这里的真实情况转播了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先进农村的状况。”

宋志明一听这话忙摆手：“这可使不得，你们要是在网络上直播，应该找田水生好好聊聊，我只是个敲边鼓的，田水生才是金山峪的创始人，他的经历能写一部大书。”

金龙飞急切地问：“田水生是什么人？”

宋志明说：“他原先是王家峪的村支书，现在是金山峪党委书记、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要是没有他，也就没有你们今天看到的风景。”

白云娜说：“您能带我们去见见田水生吗？”

宋志明看着山上山下熙熙攘攘的人群说：“今天他的事情太多，不知道能不能挤出时间接待你们。这样吧，我带你们去王家峪的村史馆看看，先了解一下村里的发展史，等田水生有空闲，你们再找他聊聊。”

三个人边说话边往村里走，刚到村口，宋志明看见田水生的儿媳黄佳佳急匆匆往村委会方向走，便问：“佳佳，你干啥去呀？”

黄佳佳停下脚步说：“宋伯伯，我爸刚打电话，说北京来了几个大画家，想谈谈在黄家峪建艺术博物馆的项目，让我过去见见。”

宋志明好奇地问：“建艺术博物馆？是不是在咱这里住过的那批画家呀？”

黄佳佳说：“不知道呢，我先过去看看。”

看着黄佳佳远去的背影，宋志明感叹道：“这孩子，简直就是她姑姑的影子，太像了，连走路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白云娜好奇地问：“她的姑姑是什么人物？”

宋志明看看四周，神秘地说：“田水生的第一个对象，叫黄彩萍，黄家峪的姑娘，从小喜欢画画儿，长得也像画中人，可惜两个人没能走到一起。”

白云娜不解地问：“为什么？”

宋志明叹了口气：“这事说来话长，主要是我们村太穷了，黄彩萍家人不同意，生生把两人给拆散了。”

白云娜沉思着：“这么说，黄彩萍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吗？”

宋志明说：“是啊，她的故事比说书唱戏编得都要曲折。”

启蒙

黄彩萍正在自己房间作画，窗外传来母亲王秋兰的喊叫：“萍儿，萍儿，抽空把衣服给你舅舅送去吧，快过庙会了，这爷儿俩别穿着过冬的棉衣来赶庙，让人笑话。你再问问他们晚上过来看戏不？要是来，就早点儿过来吃饭。”

黄彩萍“嗯”了一声，并没放下手中的画笔。

王秋兰在院里喊了两遍，不见女儿出门，自言自语道：“你表弟这小没良心的，小时候一会儿也离不开咱家，如今长大了，十天半月懒得来一趟，做好了换季衣服也不来拿。我真是上辈子欠他们的，整天操不完的心。”

王秋兰唠叨着，提个蓝花包袱走进彩萍房间，看见女儿正神情专注地画画儿，言语中带了几分不满：“萍儿，不是娘说你，一个农村闺女，整天写写画画的，有啥用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还是用点儿心思，想想自己的婚姻大事吧。娘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哪天就被阎王爷叫走了，能亲眼看着你找个好婆家嫁出去，见到你爸我也好有个交代。”

黄彩萍没吭声，继续凝神作画。

彩萍喜欢上画画儿，是从小受到了一批专业画家的影响。

那是 20 世纪的 70 年代初，北京高等学府的一大批画家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锻炼，住进十家峪公社所属的几个村庄。白天师生们集中到部队农场

开荒种地，晚上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星期天成群结队到野外写生。高粱棉花、土豆花生、石榴南瓜、牛羊骡马、树木池塘、赶车的老汉、放羊的孩子，就连枝头的麻雀在画家们笔下也变成了充满情趣的美术作品。

贫穷的村庄因住进大批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而充满生机和活力。

农村的孩子们没有见过世面，对这些从京城来的画家很好奇，刚开始感觉陌生，见到他们总是羞涩地躲开。后来熟悉了，每逢看到师生们抱着画夹子在大街上寻找景物，就会手舞足蹈地喊：“画我吧！画我吧！”

这些师生从来不会让孩子们失望，打开画夹子，坐在街头就画。每次都是画两张，一张送给当模特儿的孩子，一张自己留下。孩子们拿到画像兴奋得又蹦又跳，跑回家和大人显摆，过几天不新鲜了，就会当成废纸扔掉。

黄彩萍当时正上小学三年级。十来岁的小姑娘，竟有着不俗的气质，红扑扑的瓜子脸，长长的眼睫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充满睿智，说话大大方方，彬彬有礼，一点儿也不像农村孩子。看到小伙伴们围着画家们喊着让画像的时候，她只是微微一笑，从来不跟着凑热闹。可师生们总喜欢拉她当模特儿，住在她们家的几个画家，每个人都给她画过好几张画像。

黄彩萍得到的画像最多，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各种造型的都有，但她从不张扬，总是悄悄拿进屋，铺在书桌上仔细欣赏，一笔一画临摹，然后精心把每幅画儿收藏起来。

她的聪明用心，深得黄敏赞赏。

黄敏是美术学院绘画系的学生，父母都是留学法国的美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北京。她人长得洋气，干活儿从不惜力气，性格也特别开朗，和几个女同学住在黄彩萍家，每天下地回来，不管多苦多累，从来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黄敏爱干净，进家不是扫院子，就是挑水洗衣服。彩萍父亲在县化工厂上班，母亲每天到生产队劳动，收工回来还要操持家务，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黄敏就帮着做饭、洗衣服，还给黄彩萍兄妹俩辅导功课。

黄敏的勤快热情，让彩萍对她有着天然的亲近，再加上是同姓，彩萍

很自然地喊她“姑姑”。黄敏对这个“侄女儿”也是疼爱有加，无论去部队看电影还是到镇上赶集，总喜欢把她带在身边，有人要问：“这小姑娘是谁呀？”黄敏爽快地回答：“我侄女儿！”问者马上啧啧称赞：“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侄女儿，侄女儿，姑姑的影子儿。”黄敏听到这话很开心，经常把彩萍拉到镜子前，和她脸贴着脸问：“咱俩真是长得很像哎，你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翻版。”

有一次，黄敏买回一块红黑相间的格子布料，亲自动手给彩萍做了一条漂亮的背带裙。彩萍穿在身上高兴极了，她成了王家峪第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儿，这让村里的小姑娘们羡慕不已。黄敏每次回北京探亲，总要给彩萍带回好多礼物，还给她买画笔、画册，教她学画画儿。星期天黄敏和同学们到田野写生，也把彩萍带在身边，对她进行具体指导。

师生们在村里住了三年，黄彩萍跟黄敏学了三年绘画。她小学毕业那年，师生们接到撤离的通知：老师回北京复课，学生就地分配。黄敏在黄家峪时领了结婚证，丈夫是云南人，夫妻俩同时被分配到最偏远的云南。临走前，她对彩萍的母亲王秋兰说：“大嫂，彩萍是个有绘画天赋的孩子，以后有机会让她上美术学院吧。”

黄敏分配到云南一所艺术院校教书，她的丈夫分配到一家美术出版社任美编。工作安置就绪，黄敏给彩萍来过一封信，还寄来几本绘画方面的书，嘱咐彩萍好好学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随时给她写信。

彩萍捧着这封信哭了好几天，她想念亲姑姑般的黄敏。夜深人静，想得无法入眠时，就起来看画家们给她画的人物肖像，看黄敏寄来的书。看得多了，自己就琢磨着画。

梦想一旦展开翅膀，就会自由飞翔。黄彩萍一张接一张地画，盼着有一天带这些画儿去北京，踏进心仪已久的艺术殿堂去学习。

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黄彩萍高中毕业那年，高考制度已经恢复。她本来做好了向高等学府冲击的准备，谁知命运和她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在县化工厂当工程师的父亲

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岗位；母亲经受不住沉重打击，得了精神抑郁症，一心想自杀，追随丈夫而去；哥哥黄家兴不顾母亲的死活，大吵大闹要接父亲的班到县化工厂当工人。彩萍只得放弃高考，在家照顾母亲，到生产队上工，从此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家女。

尽管无缘走进高等学府进修，但彩萍少年时代与艺术家们的这段交往，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也成为她无法释怀的念想。所以在家的彩萍，只要稍有空闲，就会拿出黄敏留给她的画册一遍一遍地看，然后琢磨着练笔。

画画儿成了她在苦难岁月里的力量源泉，也是她的精神支撑。

画 像

20世纪80年代初，收音机里不断传出南方一些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黄家峪人的思维也像经历了寒冬的草籽，在春风中悄悄发芽。生产队在管理上有所松动，不像过去“敲钟就上工，地里磨洋工，吃着大锅饭，干活儿大呼隆”的模式，对能承包的农活儿开始实施小包工，这样就解决了出工不出力的问题，提高了劳动效率。

黄彩萍是个要强的姑娘，虽然长得杨柳细腰，干农活儿却从不甘落后。不管分段起土、拉车送粪，还是割麦子、收玉米，一样的活儿，她总是比别人先干完。节省了时间，她可以早点儿回家读书画画儿。

王秋兰对女儿的爱好不以为然。她觉得女儿没有上大学，在农村再有天赋也画不出什么名堂，还不如找个好婆家，嫁个知冷知热的男人更现实。谁知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儿，彩萍像抱定一辈子不嫁似的，一个都不见面，除了每天闷声不响干活儿，就是钻在自己屋里画画儿。她越画越入迷，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晚上还要画大半夜。

王秋兰不知道女儿整天在画啥。她提着包袱走进女儿房间，凑上前想看个究竟。

画面上是个青年男子，浓眉大眼、气宇轩昂，一张国字型脸膛，刚毅深沉，微微上翘的嘴角带着自信的微笑……王秋兰看着有点儿面熟，一时又想

不起在哪儿见过，随口问道：“萍儿，你这是画的谁呀？”

黄彩萍快速勾画了几笔，男子的鼻梁更挺拔，嘴唇棱角更分明，茂密的头发有一绺稍微弯曲，像在春风吹拂下掀起的波浪，显出一种特有的气质。她放下笔，拿出一枚石刻印章工工整整盖上，提起画作挂到墙上，倒退两步凝视着，满意地点点头，对母亲说：“娘，你再看看到底像谁？”

王秋兰端详了一会儿说：“看这眉眼儿和嘴巴，像是你舅舅他们村田茂林的儿子水生，可这脸盘儿比他大，肩膀比他宽，身板比他壮实多了。我记得那小子又瘦又高，像个麻秆儿，倒是挺懂事的，见面总是先打招呼。”

“水生哥在部队这几年，变化可大了。”黄彩萍指着画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真是水生啊？他不是在外地当兵吗？你啥时候见着他了？”王秋兰惊奇地问。

黄彩萍拿起梳子梳着头，漫不经心地说：“前几天你让我去给舅舅家送馒头，在村口碰上的。他已复员回来了。”

“复员啦？”王秋兰惋惜地叹口气，“唉，挺有出息的小伙子，怎么就复员了呢？他这一回村，怕是枪把子当了烧火棍儿——没用武之地喽。”

彩萍不同意母亲的观点，反驳道：“是金子在哪儿都会闪光的，水生哥聪明能干，在部队锻炼了几年，眼界开阔了，有好多改造王家峪的想法。”

王秋兰摇摇头，叹口气：“想也是白想。墙上画饼充不了饥，泥捏的饺子上不了席，王家峪要是能改造好，小家雀儿也能变成金凤凰了。”

黄彩萍说：“娘，你也别这么没信心，事在人为。水生哥从部队复员回来，村支书刘老泉就推荐他当了大队长助理，主抓农田综合治理工作，这不明摆着要培养他当接班人吗？水生哥要是在村里当家主事，一定会想办法实现他的愿望。现在的政策越来越活泛，凭他的能力，也许用不了几年，王家峪还能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呢？”

王秋兰看女儿兴致勃勃说着，脸上飞起两朵红晕，已明白了几分。心想，当年在村里住过的那些师生，都是正儿八经学画画儿的，画一棵枣树还